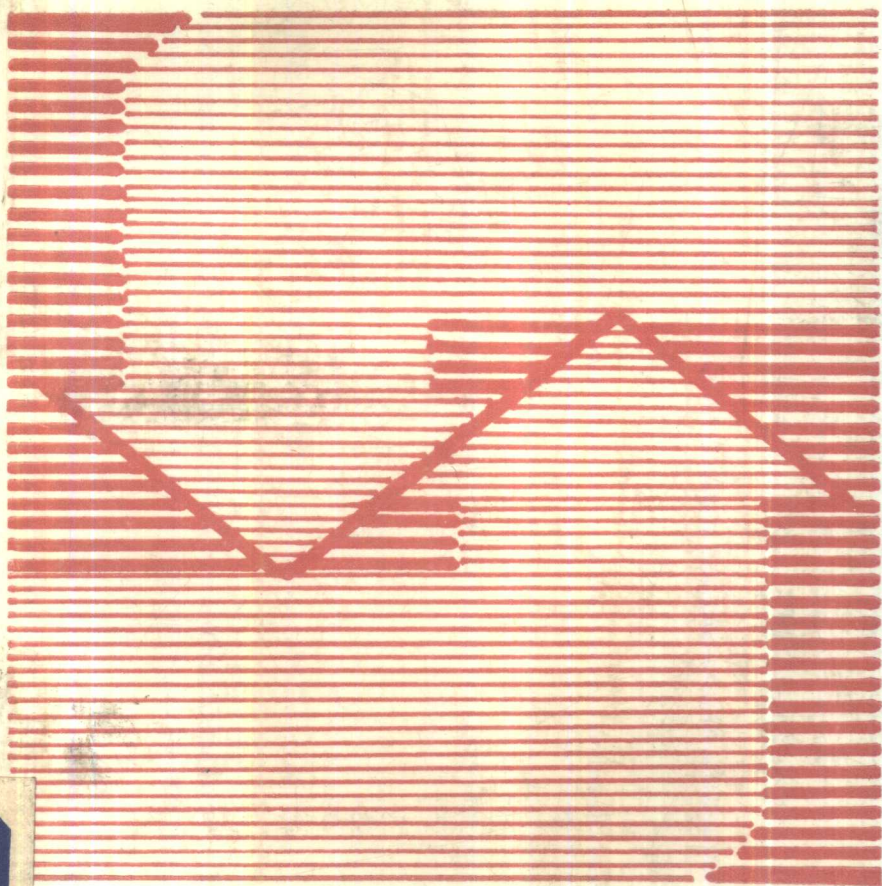


二十一世纪的角逐

——行将到来的日欧美经济战

[美] 莱斯特·瑟罗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的角逐

——行将到来的日欧美经济战

[美] 莱斯特·瑟罗著

张蕴岭 周 轲

黄育馥 胡康大 译

乡 人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92

(京)新登字 028 号

本书根据

Lester C. Thurow

Hea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 william Morrow Company Inc
1992 年英文版译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本书中文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
唯一合法版权拥有者

二十一世纪的角逐
——行将到来的日欧美经济战

[美] 莱斯特·瑟罗著

张蕴岭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政编码: 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门头沟胶印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9.5 印张 248 千字

1992 年 10 月第一版 1992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ISBN 7-80050-333-X/D·78 定价: 5.9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献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布雷顿森
林及其他地方为世界建立起前所未有的
最富有成效的经济的人们。愿这一代世
界领导人亦取得同样的成功。

致 谢

本书论述所涉及到的资料很多（麻省理工学院内外），在此无法一一列举。我对每一位对我的观点做出反应的人都深表谢意。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也许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要特别感谢那些对我的书稿提出书面评议的人，他们是山德拉·鲍卡、米切尔·库苏马诺、罗纳德·多尔、石村高志、罗伯特·米克尔西。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同事们也为我这个院长抽出时间完成本书书稿提供了方便，我对他们不胜感激。里安·玛特里克和托宾·瑟罗在资料收集和事实核对方面给我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译 者

周 骅 第1章、第2章

张蕴岭 第3章、第6章、第8章、第9章

黄育馥 第4章、第5章

胡康大 第7章

乡 人 总校

译 序

莱斯特·瑟罗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现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1987年起，出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

瑟罗于1938年出生在美国蒙大拿州利文斯顿镇。1960年毕业于威廉斯学院，获经济学学士。接着在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于1946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曾在约翰逊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一年。1965至1968年在哈佛大学教书。1968年至今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和管理学院执教。瑟罗教授擅长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收入分配、世界经济和管理学。自称是“经济教育工作者”的瑟罗认为经济学理论不应与现实经济生活脱节。几十年来，他为《纽约时报》、《新闻周刊》、《时代周刊》、《波士顿环球报》等刊物撰写了大量深入浅出、可读性高的文章。他还定期在电视节目上与观众见面，就企业和社会公众最关心的经济问题以及政府的经济政策发表见解。美国企业界领袖和政界领导人也经常与瑟罗教授交换意见。瑟罗每年都要应企业、高等学府或政府的邀请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日本和欧洲讲学。他乐意为各国经济把脉，帮助分析经济变化的趋势，商讨对应的方法。近年来，他讲学的地点又扩大到亚洲四小龙和北京。

瑟罗教授自六十年代以来共著书十三部，它们是：《贫困与歧视》（1969），《人力资本投资》（1970），《税收对美国的影响》（1971），《美国的收入分配：一个结构性的问题》（1972），《经济问题》（1974），《制造不平等：经济体的分配机制》（1975），《零和社会：再分配与经济变革的可能性》（1980），《五

项经济挑战》(1981),《经济学解说》(1982),《危险的趋势:经济学的状况》(1983),《零和社会解决方案:建设世界级的美国经济》(1985),《赤字:多大?多久?多危险?》(1987)《21世纪的角逐——行将到来的日、欧、美经济战》(1992)。

《21世纪的角逐》包含了瑟罗近年来对世界经济的敏锐观察和研究心得。他在书中对世界经济的变化进行了系统透彻的分析,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的见解。

二次大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是两大历史转折点。但是,在世界政治格局巨变的年代里,瑟罗更强调世界经济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更具重要性。50年代,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西德的4倍,日本的15倍;90年代,美、德、日三家并驾齐驱,日本稍微领先。过去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现在成了最大的负债国。过去美国可以单独承当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现在这种局面已成为历史,世界经济要走向繁荣,几大经济体必须共组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搞好宏观协调。战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已经破坏了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旧体系已名存实亡。它的消亡不是因为它的失败,而是成功后的正常終了。确立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制定新的市场竞争规则是当务之急。

瑟罗认为欧共体是世界经济变化的催化剂。如果欧共体能成功地解决一体化过程中内部的一系列问题,能成功地把其他欧洲非欧共体成员国逐渐包容进来,欧洲的发展不可限量。做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欧洲最有资格,也正在为世界经济、贸易拟定新的规则。谁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谁就有资格制定市场规则,历来如此。

作者具体地分析了日本经济生活的许多特点,诸如日本企业的组织结构、人力资源管理、储蓄与投资状况、消费习惯、利润测算、市场观念、所有制形态等等。在这个基础上,作者预料日本对世界经济的变化,特别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变革将产生巨大影响。经济竞争的成功者总会迫使失利者重新思考自己的行为方

式和发展战略，改弦易辙。

作者对美国经济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由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相对减轻，21 世纪的世界经济竞争中，赛局的规则不可能再由美国主导。美国若想成功地加入 21 世纪的竞争必须克服大国曾经获胜的心理障碍，丢掉历史的包袱，积极谋求变革。瑟罗认为美国人应当减少借贷和支出，增加储蓄。税制改革应立足鼓励储蓄、投资、出口，而不应鼓励过度消费。美国的初、中级公共教育必须及时改善。民营企业对科研开发费用的支出模式要改变。过时的法规如银行法、反托拉斯法应当修改。美国应当积极吸取其他工业化国家近年来的成功经验，改善供求渠道，密切金融业与制造业的关系，超越传统，制定有效的政府产业政策。

二次大战后，美、苏两大军事强国角逐世界霸权，结果以苏联的失败告终。但是严峻的现实不容许做为胜利者的美国庆贺什么胜利，一场争夺 21 世纪经济霸业的经济大战已经打响。经济竞争替代了军事竞争；日、欧、美之间的竞争替代了美、苏两家的竞争。

21 世纪的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一国的产品和服务必须与世界各地的产品和服务竞争。瑟罗认为第三世界国家要解决市场问题，首先要解决好产品质量问题。由于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创造了全球性资源网络，这种网络包括资金、原材料、技术等等，谁能最好地利用这个网络，谁就能在竞争中取得主动。未来的关键产业都是高科技的产业，一般说有七项，即微电子、生物工程、新材料技术、电信、民用航空、机器人加机床、电脑和软件。瑟罗指出，这七个产业将由人为的优势，即智力和技能的优势决定其发展的命运。

瑟罗教授在新著中用九章的篇幅纵论世界经济大势，他指出的几个重大发展趋势很值得我们注意。（一）经济战争取代了军事战争。经济重组，重新制定经济竞赛的规则是建立世界经济新

秩序的关键。(二) 一极经济世界已不复存在，日、欧、美既竞争又合作协调的经济，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日、欧、美各有其长，都有一定实力，但前景最可观的是联合起来的欧洲。(三) 世界三大贸易集团正在形成，在世界范围内，管理贸易将占上风。各国都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市场出路。(四) 人为相对优势将取代传统的经济发展优势。绿色革命和材料科学革命使拥有自然资源不再是优势，电脑和电讯手段使拥有资本积累不再是优势，今后只有掌握技术和拥有人才才是真正的优势。二者相比，人才更为可贵，因为新的技术出现，互相都会模仿抄袭。凡愿参与 21 世纪经济竞争的企业和国家，重视教育，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提高职工的技能，才是成功之道。(五) 新制造加工技术的重要性超过新产品技术。科研开发投资的方向应朝前者倾斜。(六)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变革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同样迫切，同样深刻。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客观上的困难多，资本主义国家改革主观上的问题多。大家都选择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是市场经济本身是很不一样的。改革固然要顾及传统与文化，但必须超越传统才能创新，只有求新图变才不会被淘汰出局。(七) 政府应积极参与经济发展。政府应与企业密切配合，及时调整不适时宜的法规政策。日本、德国能在经济上表现特别出色，政府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

瑟罗教授很关心中国的经济发展，曾于 1989 年 1 月和 1992 年 8 月两次来华讲学访问。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伟大的实验，经济发展是成功的。过去十年，中国能以 8% 到 10% 的速度增长，应该打满分。今后的问题是如何保持这种增长的势头，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资源。他强调中国的企业一定要重视产品的质量。中国的企业要更多地了解国际市场。了解和掌握国际市场比了解和掌握生产技术难，这方面应多下功夫。他认为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政策和法规应当基本一致，长期实行不同的政策弊病很多。为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能源、交通、电讯等基础设

施的发展要跟上。但是基础设施投资期长、费用大，地方政府和企业为了近期的利益，不一定有投资积极性。因此，中央政府必须出面加大投资。至于资金的来源，他具体建议道：一是大幅提高基础设施的使用收费，二是政府岁入增长要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关于中国正在积极争取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瑟罗指出，10年后的该组织将与今天的很不相同，这种变化不可忽视。

《21世纪的角逐》今年春天在美国刚出版，就被列为美国今年上半年非文学类畅销书，很快又风靡欧洲、日本以及港、台。瑟罗的理论和见解受到经济界、工商界和读书界的普遍关注。各国读者对瑟罗的分析、判断，特别是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中国的读者也不会例外。但是，一本关于世界经济的新著能发人深思，使读者从中获益，目的也就达到了。希望本书的中文版在中国大陆的发行也能使读者们获益。

周轲于美国波士顿

1992.9.29

目 录

第一章	森林中的熊已无踪影·····	(1)
第二章	一场新的经济赛局·····	(14)
第三章	欧洲大厦：变化的催化剂·····	(50)
第四章	日本：生产者经济学的挑战·····	(93)
第五章	美国：长城倒了·····	(129)
第六章	谁能跨入富国行列·····	(174)
第七章	日趋恶化的问题·····	(189)
第八章	21 世纪属于谁 ·····	(214)
第九章	美国的竞争计划·····	(226)

第 一 章

森林中的熊已无踪影

“据说森林里有只熊。有人说此熊不难看见，也有人说根本见不着。有人认为此熊相当驯良，也有人断言它凶残危险。究竟谁说的对，天晓得。既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智者何不自强似熊，万一熊真的存在呢。”

· 引自 1984 年秋里根总统竞选电视广告

过去半个世纪的多数年代里，森林中的苏联熊一直令人担忧。民主与专制，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相互对峙。20 世纪 40 年代末，又有新获胜的赤色中国龙的一臂之助，苏联熊似乎真要征服全世界了。当时对希腊、土耳其的支援，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重新武装日本与西德，以及韩战统统都是为了遏制森林中的熊与龙。

50 年代里，苏联熊的经济技术力量似乎赶上了它的军事力量。俄国人的造地球卫星上了天，美国的却不行。50 年代苏联经济比美国经济增长得快。如果按当时的经济发展趋势预测，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将于 1984 年超过美国。1984 年也是奥韦尔预言有世界性灾难的一年。当时遏制问题不仅限于东欧。基于苏联经济上的成功，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认为共产主义才是获得自身经济发展的唯一模式。共产主义的古巴，距美国仅有九十英里，代表着未来的潮流。当赫鲁晓夫在联合国以鞋击桌，扬言要在军事、技术和经济各个领域全面埋葬工业民主国家时，没有人以为

他是开玩笑。似乎这种情形正在发生。

1960年肯尼迪竞选总统的中心目标就是要在军事、技术和经济诸方面重新推动美国前进。肯尼迪当选不久，柏林墙耸起，接着发生古巴导弹危机。60年代初的苏联熊更形体壮大了。到60年代中期，约翰逊总统又在越南丛林中找到了赤色中国龙的北越后代。以后的10年，龙的后代吸引了美国大部分的注意力和资源。

经过两次石油危机，加上发现中国龙原来是一条友好的龙，虽非盟友至少也不是敌人，70年代中期，人们对苏联熊的关切暂时地有所转移。但是，随着70年代苏联加强军事力量（如今对当时的情势究竟如何有争议），美国在伊朗受辱，苏联入侵阿富汗，苏联熊又卷土重来了，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大、更凶、更危险。为了回应森林中闪现的这只巨熊，里根总统在80年代前半期把美国的军事预算提高了一倍。为了对付苏联熊和它的“邪恶帝国”，推出大规模高科技星球大战计划便成为必要。

突然之间，苏联熊又不见了。柏林墙的倒塌，东、西德的统一，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光临中欧原共产主义国家，苏联红军东撤，华沙条约组织解体，苏联四分五裂，共产主义在它的诞生地——欧洲宣告终结。民主与资本主义获得了胜利。二者联合击败了专制制度与共产主义。

在很多方面，共产主义的退却与770年前成吉思汗突然放弃征服欧洲一样令人费解。很显然，50年代认为苏联是经济超级大国的看法并不正确。但是，如果中央情报局的判断尚可信，70年代和80年代初苏联的经济并非那么糟糕。戈巴乔夫上台时，中央情报局情报指导处估计，苏联1975至1985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1%，略低于同期美国2.9%的增长率，经济状况没有糟到非实行激进改革不可的地步。^{〔1〕}80年代中期苏联则更有起色。1983年增长率为3.3%。1986年表现更佳，年增长达4.1%，丝毫没有经济崩溃的迹象。相反倒是里根总统的星球大

战计划在这段时间里成了美国政治日程表上的头等重要议题。今天充分暴露的种种经济问题却是在戈巴乔夫执政时期出现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戈氏在苏联国内如此不得人心。

苏联无力提供民用消费品本身也许就决定了共产主义体制长久不了；但是，如果理性的意志尚存，共产主义还是可以延续相当长时间的。正象当年的成吉思汗，在快要征服欧洲的时候，忽然决定回撤，结果，悄然灭迹于中亚。共产主义的顿然消失在很多方面也是同样神秘不可理解的。

戈巴乔夫推翻了一直实行的旧式中央计划体制的权威，从而造成了不可能再走回头路的形势。苏联所发生的一切远比戈氏打开变革之门要深刻得多。一旦门缝启开，旧体制与其说是被戈巴乔夫扯碎，不如说是千千万万不愿与旧体制合作的苏联公民使之解体。一旦自愿的合作消失了，旧制度就不复存在。即使 1991 年的流产政变成功了，政变领袖们也不可能恢复老式的共产主义制度，正如历史决不会赐给成吉思汗再次横扫蒙古大草原的机会一样。

原苏联人，从极右派到极左派，无不明白旧体制已是穷途末路。理智地说，这也是 1991 年政变失败的原因。政变领导人拿不出任何可以说服军界和克格勃其他领导人与之共同行动的纲领。如果仅仅事关个人的沉浮，那么跳入叶利钦的阵营胜算较大，苏联空军头目正是如此行事的。在军队与克格勃分裂的情况下，任何改变都难以成功。

政变以及它的失败从许多方面看是有利的进展。很清楚，前苏联再走回头路已不可能。它不再是一个军事超级大国。它的经济力量不足以使它重获过去的军事地位。它不再驻军中欧。苏联过去的 70 年从此成了历史研究的课题。不论苏联故国新生出多少个国家，不论它们由谁主宰，也不论何种政体获胜，苏联已经作古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突然的、于始料所不及的胜利也给胜利者带来了一些心理上

的问题。不少人很想就如何赢得这场胜利说出一番辉煌的故事。随着柏林墙倒塌，美国有人激动地谈论起“历史的终结”。^{(2) (3)}美国制度好象就要被全世界各国采纳，并且会万古长存似的。然而，担心历史终结所带来的厌烦无趣毕竟不是人类必须解决的问题。历史远没有结束。人类社会充满竞争的新的一页正在展开。

1945年，世界有美、苏两家超级军事大国争夺霸权，但只有一家经济超级大国，即美国。1992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军事大国，没有对手；但是经济超强却有三家，即美国、日本和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它们正在进行一场争夺世界经济霸权的角斗。未得喘息，旧时的军事争夺战已经转为一场经济争夺战。

新 赛 局

一旦制度失败，变革的需要就很明显。共产主义失败了。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那一部分世界的结局将是变革。变革会产生出世界经济的新角色。从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并非易事。由此而生的新角色有的会从第二世界加入第一世界，有的则将加入第三世界的行列。

失败要求变革，成功也要求变革。某些国家的经济若是成功的，它们也会逐步改变自身运作的环境。成功创造出新的环境，新的环境常常要求不同的组织机构去适应它，并且会要求运作程序的变化。唯有求新图变，成功才能持续。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所有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已从围绕美国一极的局面转变为日本、欧共体与美国三分天下的局面。欧洲的经济巨人——欧共体正在形成。近代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东方之虎日本变成了与欧洲、北美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

由于不同的历史与现状，日本和欧洲大陆做为资本主义经济竞赛的两个新角色将给这场竞赛带来新的特色。他们与盎格鲁撒

克逊世界的竞赛战略大有异趣。他们会迫使 19 世纪与 20 世纪头等经济强国——英国和美国在新一轮的竞争中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当英国溶入欧共体后，英国传统的做法实际上就会失去。面对旗鼓相当的经济与科技竞争对手，美国也不得不改弦易辙，多年来可谓第一次。

当今国际经济赛局的规则，即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实情况拟定的。其目的是要帮助多数工业化国家实行战后重建，以便追上美国。重建计划是成功的。也正因为这种成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为一极世界设计的规则、程序和机构无法适应多极世界的需要。因此，20 世纪过去 50 年制约世界经济的体系将不可能延续到 21 世纪的上半叶。一个实行管理贸易的准贸集团新体系将应运而生。

当经济的成功潜移默化地破坏了二次大战后确立的经济体系时，各类新技术的发展也破坏了经济致胜的老式战略。绿色革命与材料科学革命的兴起已经降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如今拥有自然资源未必能致富，自然资源贫乏未必是致富的障碍。

一场电信——电脑——运输——后勤保障体系的革命使全球资源网得以形成，而且还可以发展出一个世界性的资本市场。全球资源网与世界资本市场有利于穷国向富国输出产品，也有利于富国向穷国寻求海外资源。实际上，现在大家都可以进入世界资本市场，这种平等进入资本市场的机会使一向与富国相伴的天然优势大大打了折扣。

在未来，保持长久的竞争优势依赖于新的加工制造技术，而不是新产品技术。将来的新兴工业，比如生物技术，依赖的是人脑智力。人为的相对优势将会取代自然资源蕴藏的相对优势以及历史资本积累的相对优势。

从客观上说，前共产主义世界为了成功而必须实行的变革与